

宇丽 艳芳 继浩 编写

三
國
史
人
物
故
事

三
國
史
人
物
故
事

S

三国历史人物故事

吴国卷

三
國
史
人
物
故
事

三
國
史
人
物
故
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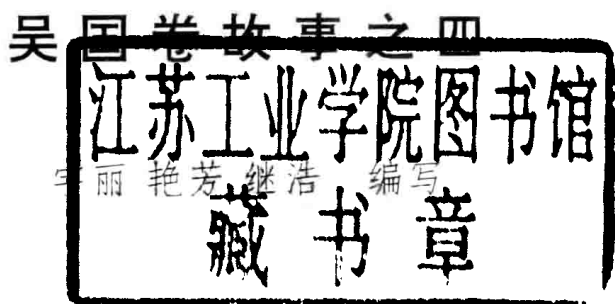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昭 诸葛瑾
张纡 诸葛恪

三
國
史
人
物
故
事

三
國
史
人
物
故
事

三国历史人物故事②⑥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历史人物故事/张金芳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1

ISBN7—5402—0764—7

I. 三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4894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37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河北涞水化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9 印张 1780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套

全套定价:108.00 元 每册定价:3.90 元

《三国历史人物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宋 全 张根芳

编 委：张金方 宋 全 张根芳 罗日山

欧阳青 张哲生 高宏凡 陈少发

安全贵 张笑君 张洪顺 王一民

王继浩 李永年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一、张昭	(1)
二、张纮	(29)
三、诸葛瑾	(42)
四、诸葛恪	(65)

张昭

张昭，字子布。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早年因厌恶世事险恶，避乱江东，以平民为乐。后被孙策诚心所动，亦想为民安乐出力，于是出山辅佐孙策，而后辅佐孙权，皆尽心尽力，忠心耿耿，为三国时吴国第一谋士；以百姓安居为大业，审时度势，一身正气，淡泊名利，然而更得众人敬慕。

（一）

曹操、孙权、刘备所以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乱中发展壮大，终于形成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的局面，除了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方面各具优势之外，广罗人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表面上名正言顺、占尽天时之利，加之兵多将广，谋士如云，如郭嘉、程昱、荀攸等皆效命曹操，使曹操扫灭群雄，统一北方。刘备则以皇叔的身份，打着匡扶汉室的招牌，收买人心，避曹操之锋芒，在诸葛亮的精心谋划下，开辟疆土，建立了蜀汉政权。而孙权承父兄之基业，扫平江南，靠长江天险，抵制曹操势力，建立了东吴政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少不得文臣武将的忠心效命。在这些人物中，周瑜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，而号称东吴第一谋士的张昭则往往被忽略。这是因为《三国演

义》中并未把东吴放在重要地位来写，而作幕后人物的张昭则变得默默无闻。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向东吴，就会发现，东吴所以能鼎立江东，的确离不开张昭，他在东吴的政治舞台上，充当前十分重要的角色。

张昭出生在公元156年，正是东汉恒帝时期。恒帝刘志15岁即皇帝位，由外戚梁冀（梁太后的哥哥，大将军）专断朝政。延熹二年，即公元159年，恒帝刘志与宦官单超等，密谋除掉梁冀，结束了外戚专权的局面。但是，朝政落入了宦官之手。延熹九年，外戚与朝廷官员及太学联合反对宦官，恒帝站在宦官一边，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余人，制造了东汉末年著名的“党锢之祸”。宦官专政，搜捕党人，朝野人人自危，政治腐败。当时流行的民谣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，奉孝廉，父别居。”正是当时朝政废弛的写照。

张昭的童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。他的家庭本是书香门第，父亲是个读书人，在当地也称得上是饱学之士。但看到朝政日乱，党锢祸起，无意仕途。在家教子读书、写字。张昭自幼聪明颖悟，好学不倦，并且颇知规矩，深得乡邻赞誉。读书之余，他还跟父亲学习书法，也许与他的性格有关，尤其喜欢隶书的严谨，很快超过他的父亲。在彭城一带，他以善写隶书出名，在学问上也颇有名气。

徐州自古以来即是中原重镇，也是一个文化中心，出过不少文人学者。以研究《左氏春秋》出名的学者白侯和子安，先后收张昭为弟子。张昭得益于《左氏春秋》，对古今兴废、政治沿革颇有研究。对现实的政治腐败和治乱兴亡都极有见解。常与琅邪赵昱、东海王朗等一班朋友议论

时事。因为博览群书，负有才名，为乡里所推崇，20岁即被选为孝廉。孝廉在当时是做官的必由之路。所有有意仕途的人自然是求之不得的。但张昭却对此不屑一顾，竟不接受这一殊荣，乡人亲友都大感诧异。读书是为了什么，在那时，当然都是为了做官。可张昭饱读诗书，而辞官不做，怎能不引起议论。张昭并未理会别人的劝说和责难，照样读书论事，特别是常与王朗等评论历代君王的名讳，各著论文以抒己见。各家互有异同，载入《风俗通》中，以张昭所著最为友人欣赏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，为当时名士，对张昭之论颇为称道。其文说：

“客有见大国之议，士君子之论，云起元建武以来，旧君名讳 56 人，以为后生不得协也。取乎经论，譬诸行事，义高辞丽，甚可佳美。愚意褊浅，窃有疑焉。盖乾坤部分，万物定形，肇有父子君臣之经。故圣人顺天之性，制礼尚敬，在三之义，君实食亡，在丧之哀，君亲临之，厚莫重焉，恩莫大焉，诚臣子所尊仰，万夫所天恃，焉得而同之哉？然亲亲有衰，尊尊有杀，故《礼》服上不尽高祖、下不尽玄孙。又《传》记四世而缌麻，服之穷也；五世祖免，降杀同姓也；六世而亲属竭矣。又《曲礼》有不逮事之义则不讳，不讳者，盖名之谓，属绝之义，不拘于协，况乃古君 56 哉！郑子会盟，季友来归，不称其名，减书字者，是时鲁人嘉之也。何解臣子为君父讳乎？周穆王讳满，至定王时有王孙满者，其为大夫，是臣协君也。又厉王讳胡，及庄王之子名胡，其比众多，夫类事建议，经有名据，传有徵案，然后进攻退守，万无奔北，垂禾百世，永无咎矣。

今应劭，虽上尊旧君之名，而下无所断齐，犹归之疑云。《曲礼》之篇，疑事无质，观省上下，阙义自证，文辞可为，倡而不法，将来何观？言声一放，犹拾沈也，过辞在前，悔其何追！”

东汉时，很讲究名讳，光武帝刘秀，因名秀字，不但别人取名不得犯秀字之讳，连“秀才”的秀字都不能用，改作“茂”字，所以，东汉时称“秀才”为“茂才”。张昭对于因君父名讳而代代相传的作法予以批驳，认为这样墨守成规是毫无道理的，并举例说明其并非必要的理由。这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议论。

徐州刺史陶谦，久闻张昭年少多才，想招为己用，于是亲自推荐张昭作茂才，派人对张昭说：“朝廷正用人之际，陶公赏识你的才识，特准为茂才，好效力陶公，为朝廷所用。”张昭以礼相待，婉言谢绝。来人回报陶谦，陶谦大感意外，忿忿地说：“没想到他竟这样清高自傲，现在买官都找不到门路，送上门去倒不肯接受，这分明是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侮慢官府，岂不可究？给我抓来问话！”张昭被抓来关押。他第一次体会到朝政昏昧、官府横行的滋味。

其实，陶谦在当时还称不上昏官，他确是看重张昭之才，不肯埋没，才诚心相招。当时正值汉灵帝时期。灵帝继位之初，外戚窦武任大将军，重用李膺、杜密等反对宦官的官员，与太傅陈普等密谋诛灭宦官，结果因宦官势大，兵败被杀。宦官当政，政治极端腐败。宦官利用权势，作恶多端，公开标价卖官，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，田地荒芜，人民相食，天下大乱。宦官侯贤、曹节，挟

持灵帝，将李膺、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，大肆搜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六七百人。熹平五年，即公元176年，又下诏凡党人之门生、故吏、父子兄弟皆免官禁锢。他们将所有反对宦官的官吏，均诬为“党人”，加以搜捕，制造了第二次“党锢之祸”。大小官员人人自危。徐州刺史陶谦，虽对宦官乱政深恶痛绝，但为保身之计，不介入朝政，只专心扩大实力，等待时机。张昭的朋友赵昱，生怕张昭被以“党人”治罪，多方奔走，将家里的所有财产都变卖一空，疏通关节，营救张昭。加上陶公虽然恼怒张昭的轻慢，但知他也对宦官不满，终于动了怜才之心，放回张昭。张昭感谢赵昱倾心相救之情，将家资悉数付予赵昱。赵昱哪肯接受，对张昭说：“子布，我视你为兄弟，兄弟有难，岂可不救？如果言谢，则非朋友之义。”张昭说：“兄弟之情，朋友之义，不可以钱财计之。只是我不能在此容身，如久居此地，必招祸患。”

“陶公既然放你，绝无加害之意。以我看，他倒很想重用你。”

“陶公固然没有加害之心，但当今宦官当道，祸乱朝政，百姓流离，天下将乱。陶公能否自保，尚属未知。我不肯接受孝廉、茂才，正有此虑。当此乱世，唯有埋名，才是保身之计。我不幸显名于此，必须早作脱身之计。”

赵昱认为张昭说得有理。在徐州一带，谁不晓张昭之才？谁不闻张昭关于旧君讳事之论？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，很容易成为迫害的目标，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嘛！

“子布此去不知有何打算？是否欲去江南？”

“江南远离京师，足可避风。但此去只是随心所欲，选一避静山村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作一平凡之民足矣。”

“以兄弟之才，足可安邦定国，弃而不用，岂不可惜？”

“居此乱世，唯明哲保身才是上策。观天下大势，汉朝气数已尽，天下将乱，避之犹恐不及，谁去为它殉葬？”

张昭自父亲亡后，即有避居江淮之意。张昭轻车简从，辞别亲友，南渡淮水，经历阳直到江边。张昭驻足江岸，见江面辽阔，波翻浪滚，水天一色，颇有感悟，喟然叹道：“真天险也，中原战乱将起，大江阻隔，正是避乱之地。”于是寻船渡江，上得岸来，沿江而走，山青水秀，别是一番光景。村村落落，鸡犬相闻，民风淳朴，便在这里寻一静处，买地置田而居。乡民见张昭举止得法，仪态威严，待人谦恭，颇有君子之风，足以为人师表，格外敬重。求学之士，争相拜师，甘为弟子。

张昭居此，颇有出世之感，乡民弟子间，融融相得，无党争之忧，战乱之苦，终日读书自娱，怡然自得。

（二）

中平元年，即公元184年，终于爆发了黄巾军起义。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，各地方官员乘机拥兵自保。皇帝又成为外戚与宦官争夺的玩偶，谁还听朝廷管制？于是形成各霸一方的割据局面。长沙太守孙坚在声讨董卓的割据战争中，逐渐强大，后来在与刘表的交战中，中箭身死。长子孙策，率军回江东，行至历阳，幼时至交周瑜来投，对

孙策说：“哥哥欲成大事，须广罗人才，可知江东有‘二张’吗？”

“‘二张’是谁，请贤弟明示。”

“一人是彭城张昭，字子布；一人是广陵张纮，字子纲。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因避战乱，来江南隐居。何不前往聘请，共辅大业？”

孙策听说有这样贤士，十分高兴，立即派亲信备重礼前往招聘。

张昭隐居江南，恰巧张纮亦来此隐居。因久闻张昭之才，亲来拜访。张昭亦听说张纮文辞畅达，更以辞赋见长，官府屡次召用而不肯出任，不想也来此避难。二人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真可谓志同道合。张纮长张昭三岁，二人以兄弟相称，来往甚密。

这天，张昭正在园中与弟子讲论春秋时诸侯割据，各国兴衰成败的历史故事。虽是闲说，弟子们都听得入神，先生所讲皆国家治乱之道，不涉及本朝一字，而其中兴亡之道，却是古今一理。正说间，一帮乡人簇拥两人进来，皆文士打扮，乡人告知张昭说，他们二人欲找先生。只见那二人见张昭，躬身施礼，将礼物银两送上说：“孙将军慕先生大才，愿先生以天下百姓为重，出山相助。”

张昭素闻孙坚讨伐董卓之功，有匡扶汉室之志。可惜孙坚已死，长子孙策虽也秉承父志，只不知能否成事。今日派人相请，分明是招贤纳士之举，足见非等闲之辈。然群雄并起，不慎明珠暗投，则不如隐居田园。于是辞礼不受，婉言谢绝相请之意。来人走后，张纮来访，告知孙策

相请之事。二人彼此心会。张纮说：“子布怀旷世之才，不知他日为谁所用？”张昭笑谓张纮说：“依仁兄之见，当如何？”张纮说：“贤弟平日常说，智者达则兼济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，是进是退，请子布一决。”

“且待明日，看孙策如何说。”

“今日回绝，明日如何还能来？”

“我料定今日来人回报，孙策如有诚心，必亲自恭请。”

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孙策与两名亲信骑马并多带两匹马留与二张，以见其诚心相请。孙策威名远镇，江东百姓多呼为孙郎。张昭、张纮不管是否应招，亦愿一睹孙郎风采。二张见远处数骑奔庄上而来，料是孙策，均在庄口迎候。孙策老远下马，向张昭、张纮深深一躬，以师礼相拜。张昭、张纮急忙还礼，请入家中，摆茶叙话。

孙策说：“我年少无知，昨日派人相请，实是慢待二公。今日特来谢罪，二公能原谅否？”

张昭见孙策胸怀坦荡，谈吐直率，开诚相见，自有相敬之心，也就直言相告说：“我二人身居山野，一向不拘俗礼。昨日辞谢，出自本心，并无挑剔之意。今见将军雄才大略，定能使江东免除战祸，使我等做太平百姓，即遂了平生之愿，别无他求。”

“以先生之才智，虽身居山野之间，必心怀天下之事。江山破碎，陛下蒙尘，百姓流离，对此，二公岂能不动于心？我承先父之志，自知胸无良谋，少不更事，恐负江东父老之望，如蒙先生不弃，敬请赐教，看在江东百姓面上，万勿推辞。”

孙策求贤之心，张昭并无疑虑。观孙策之志，即使不能匡扶汉室，也可统一江南，使百姓免受战祸，正该有人相助。只是多年隐居，留恋田园。乡民见孙策少年英俊，坦诚可信，亦劝张昭、张纮辅佐孙策，莫负平生所学。此时，天已过午，门外马嘶。张昭见孙策连坐骑都备下了，心有所感。与张纮商议，认为孙策胸怀天下，智勇足备，做江东之王，实百姓之幸，理当辅佐，上报知遇之恩，下报百姓之托。于是收拾行装，拜别乡亲，随孙策而去。

孙策亲为张昭、张纮备马扶鞍，并马而行，敬之如师长。回到历阳，天色已晚，周瑜、程普等文武将官，出外相迎，孙策一一介绍，置酒宴庆贺。

当晚，孙策与张昭、张纮倾心相谈，问之以安邦定国之策。张昭说：“恒帝、灵帝以来，大权旁落，宦官、外戚交替专权，只为一己之私，全不以天下为重。到头来，不但民不聊生、国势日衰，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正所谓玩火自焚。如今天下大乱，正如春秋时诸侯割据，征战不休，终将兼并归一。如将军只想做一路诸侯，不能统一天下，则必被别人所灭。不知将军起兵，究竟为何？”

孙策说：“如公所言，做一路诸侯，非我所愿；统一天下，更非我所想。只愿扫灭奸贼，匡扶汉室，让天下太平，百姓乐业。到那时，我解甲归田，去做太平之民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将军不为一己之私，只为救万民于水火，正合我之夙愿。如此，则将军应先替朝廷扫平江南，安定百姓，据大江之险，建立基业，静观中原之变。如北方平定，重振朝

纲，则可归之。如战乱不息，可进而取之。天下归谁，并不重要。有德者居之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就是上顺天意，下合民心。”

“先生所教，我当谨记。如有违背，望先生训戒。”

张纮亦感于孙策之诚，对孙策说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将军如能负天下之重，解百姓之忧，我二人虽赴汤蹈火，亦无悔无怨。”

次日，孙策集文武官员于帐下，拜张昭为长史兼抚军中郎将，张纮当参谋正议校尉。张昭年逾 40，孙策敬之如长辈，一切政事皆委托张昭掌管调度。张昭视孙策如己任，改章建制，使孙策治军及地方管理皆有法度，军政秩序焕然一新。孙策对张昭倍加钦敬，文武众官皆拜服其才。

（三）

孙策自周瑜相助，张昭辅佐，败刘繇、王朗、严白虎，又扫平江东草寇，兵势日盛。此时，袁术在淮南，地广粮多，又有传国玉玺在手，便想僭称帝号。拜张勋为大将军，统领 20 万大军，分七路向徐州进发，征战吕布。吕布因陈登之计，大破袁术。袁术败回淮南，岂肯甘心，遣人往江东向孙策借兵报仇。孙策怒向来使说：“袁术赖我玉玺，僭称帝号，背叛朝廷，大逆不道，我正要兴兵问罪，岂肯反倒帮助叛贼！”

孙策回绝袁术，为防袁术兵来，派兵守住江口。忽报曹操派来使者，拜孙策为会稽太守，令起兵征讨袁术。孙

策商议发兵，长史张昭说：“袁术虽然新败，但毕竟兵多粮足，不可轻易出兵，为曹操所利用。不如致信曹操，劝他南征，我们做后应。两军相援，前后夹击，袁术必败。倘若万一有失，亦可望曹操救援。”孙策听从张昭所言，并请张昭代笔写信，派人将此意转达曹操。

曹操得孙策书信，见其真诚相助，想袁术必败，于是亲率马步兵17万南征袁术。曹兵大败袁术于寿春，忽报张绣依托刘表，反叛曹操。曹操驰书孙策，令其跨江布阵，牵制刘表，使其不敢妄动，自己却班师回征张绣。

孙策得曹操书信，与众官商议。张昭说：“曹操北方多事，袁术、袁绍、吕布等皆是曹操劲敌，相互牵制，无暇南下。只有刘表能与我争雄于江南。跨江布阵，牵制刘表，表面上从曹操之命，实则利用曹操的丞相之名，行开疆辟土之实，正好将计就计。”

孙策乘机袭取庐江，败张勋，豫章太守华歆投降。自此，声威大振，兵精粮足，称霸江东，一切政务皆由张昭决断。各方信使往来，赞誉江东治理之功，皆归于长史张昭。张昭一向不务虚名，对此颇有难色。书信往来皆是公务，隐而不宣，则虑营私之嫌；出示于人，其中对自己的溢美之辞，颇不相宜，觉得左右为难，进退不安。孙策听说此事，不但毫无相忌之心，反而特别高兴，对张昭说：“春秋时，管仲在齐国为相，左一个仲父，右一个仲父地称他，桓公敬之如父，而唯有齐桓公才是当时霸主。而今，人人称道子布之贤能，我能用子布之贤，那功名难道不是属于我吗？”

孙策以人们称道张昭为荣，张昭感佩孙策的胸怀和见识，心中再无疑虑，对人们的恭维或赞扬他也全不放在心上。

张昭为文官之首，尽心辅佐孙策，尤其注重安定百姓，巩固后方。在众官面前，毫无骄矜之色。对孙策亦有言必说，有过必直言谏责，深受江东百姓和百官的佩服。

一日，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西山，遭仇人暗算，身被数创，面带箭伤，伤势严重，自知难以治愈，于是将张昭及弟弟孙权召至床前，嘱咐后事说：“方今天下大乱，以我吴越之众，三江之险，定可有所作为。子布等要尽心辅佐弟弟孙权。”又独对张昭说：“我将弟弟孙权托付与君，如果仲谋不能担此大任，君便可取代之。”孙策之母吴夫人哭道：“你弟弟年纪尚幼，不能任大事，当如何是好？”孙策说：“弟弟之才足当大任，倘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，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。”又嘱妻子及诸弟后，瞑目而逝，年仅26岁。

张昭主持军政大事，他对孙权说：“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应一面办理丧事，一面处理军国大事。”张昭令孙权叔父孙静负责治理丧事，请孙权出堂接受文武参拜，以正名位，正式主事。张昭引孙权上坐，率百官行拜贺之礼。并上表朝廷，通报所属各地。令文官武将，各尽职守。孙权仍在悲伤之中，未能理事，平日本来不熟悉各项政务，更全靠张昭支撑调度。张昭为使孙权尽快建立威德，执掌军权大事，以安定人心，对孙权说：“作为继承大业者，贵在能够担负起先人留下的重任，把先人制订的宏图变成不朽的勋业。今天下纷乱，群盗四起，将军怎么可以整天悲戚伤感，像山